



07855

王本冒作勛。皋陶謨曰：懋哉懋哉。牧誓曰：勛哉夫子。則三字互通也。庠誥曰：用肇造我區夏。越我一二邦爲句。以我西土。惟時怙冒。聞于上帝。當斷越我一二邦爲句。以脩我西土爲句。惟時怙冒爲句。脩我西土。猶言脩和我有夏耳。怙。大也。釋詁曰：祐厚也。賈子容經篇曰：祐。大福也。逸周書謚法篇曰：胡。大也。聲義與怙竝相近。冒。懋也。惟時怙冒。言其功大懋勉也。怙冒與丕冒同意。君奭曰：我咸成文王功于不怠。丕冒。丕。大也。冒懋也。言其功大懋勉也。又曰：乃惟時昭文王。迪見冒。昭。讀爲釋詁。詔亮左右之詔。猶云涼彼武王耳。迪。用也。牧誓不迪。周本紀作不用。見猶

迹四

二

顯也。冒。馬本作勛。云勉也。

說文勛。從力冒聲。大元事首陽氣。大冒。昭職。釋文曰：冒。陸

注作勛。勛也。請陽氣。大勉其德。以昭其職。

言左右文王。用顯懋勉也。又曰

惟茲四人。昭武王惟冒。言左右武王惟懋勉也。逸周書祭公篇曰：昭王之所勛。勛與冒同。傳於冒字。悉訓爲覆。殊失本指。於庠誥則又斷以脩爲句。以我西土屬下讀。頗爲不辭。又曰：西土怙恃文王之道。故其政教。國被四表。愈與經文相乖謬矣。論衡初稟篇。趙岐孟子注。蓋引庠誥曰：冒聞于上帝。胡廣侍中箴曰：勛聞上帝。賴茲四臣。此用君奭篇語。冒字作勛。與馬本同。蓋訓詁疏而句讀亦舛矣。

紹聞衣德言引之謹案。衣讀若少儀士依於德之依。作者假借字耳。學記。不學博依。依或爲衣。漢書外戚傳。使孖姪媵。俗莖充依。荀悅漢紀作充衣。傳曰。服行其德言。服行謂之衣。未之聞也。

別求 別播敷

別求聞由古先哲王。用康保民。引之謹案。別讀先飯。辨嘗羞之辯。玉藻作辯。士相見禮作偏。鄉飲酒禮。衆賓辯。有脯醢。注曰。今文辯皆作偏。辨典。偏于羣神。史記五帝。辯。徧也。古字別與辯通。周官小宰。聽稱責以。紀作辯。師荒辯之。澧鄭司農讀辯爲風。別之別。朝士有判書。故書別爲辯。鄭司農讀辯爲別。天行人以九儀。辯諸侯之命。小行人。每國辯異之。大戴禮。朝事篇。辯。並作別。樂記。禮辯異。荀子。樂論。辯作別。樂記。其治辯者。其禮具。鄭注曰。辯。徧也。史記樂書。辯作辨。一作別。見集

述四

三

解。其證也。墨子天志篇。且天之愛百姓厚矣。天之愛百姓別矣。別亦與徧同。出於也。釋詁。繇於也。通作由。大雅。抑篇。無易由言。箋曰。由於也。別求聞由古先哲王者。徧求聞於古先哲王也。與往敷求于殷先哲王。文義正合。敷亦徧也。說見敷佑。四方下。傳訓。由爲用。別求爲又當別求。皆失之。語又曰。乃別播敷。別亦當讀爲辯。言引惡之臣。徧播布其私恩於民也。傳謂汝當分別播布德教。亦失之。

應保殷民

應保殷民。引之謹案。廣雅。應受也。周頌賚篇曰。我應受之。襄十三年左傳曰。應受多福。逸周書祭公篇曰。應受

天命是應與受同義。周語其叔父實應且憎。韋注曰。應猶受也。僖十二年左傳曰。余嘉乃勳。應乃懿德。謂督不怠。管子小匡篇曰。應公之賜。外且不朽。楚詞天問。鹿何膺之。王注曰。膺受也。膺與應同。魯頌閟宮篇。戎狄是膺。表膺作應。孟子滕文公篇。魯頌史記建元以來侯者年曰。戎狄是膺。音義膺。丁本作應。應係卽膺係也。周語曰。膺係明德。應係猶受係也。士冠禮字辭曰。承受係之。或謂之係受。召誥曰。承受王威命明德。應與容聲之轉。臨象傳曰。容係民無疆。容亦受也。應與承聲相近。李巡注。爾雅釋樂曰。應。洛誥曰。承係乃文祖受命民承。亦受也。傳乃曰承也。以上應天下以安我。所受殷之民衆。戾於經文矣。

述四 四

劓刑人 劓劓劓

非女封。又曰。劓刑人。無或劓刑人。傳曰。劓。截鼻。刑。截耳。正義曰。劓在五刑爲截鼻。而有刑者。周官五刑所無。而呂刑亦云。劓劓。易噬嗑上九云。何校滅耳。鄭元以臣從君坐之刑。此鄭尚書注也。故下云。孔意然。否未明。或以爲周易注。案周易集解引鄭注云。離爲槁木。坎爲耳。木在耳上。何校滅耳之象也。不云臣從君坐之刑。或說誤。孔意然。否未明。要有刑而不在此五刑之類。呂刑惟作五虐之刑。曰法殺戮無辜。爰始淫爲劓劓。正義引鄭注曰。劓。斷耳。劓。截鼻。劓。謂椽破陰。黥。爲羈。黥人面。引之謹案。古人唯軍戰斬。劓。斷耳。以獻其於刑法。則否。呂刑五刑。但有墨劓。荆宮。

大辟。秋官司刑同而判作刵。掌戮墨劓宮刵之外。有髡而無斷耳之刑。左氏春秋傳言刵者五。莊十六年刵強鉏十九年遂自

刵也。僖二十八年刵鍼莊子。文十八年乃掘而刵之。成十七年刵鮑牽。言劓者一。昭十三年後者

劓。初學記政理部引慎子說刑有黥劓刵宮無言刵者

說文朕軍法以矢貫耳也。引司馬法曰。小罪朕。中罪肌。

大罪剝。以矢貫耳。僖二十七年左傳所謂貫三人耳也。

亦非斷耳之刑。噬嗑上九雖有何校滅耳之文。然集解

引鄭注曰。離爲槁木坎爲耳。木在耳上。何校滅耳之象

也。是滅耳者耳爲校所滅沒。非謂斷耳也。易凡言屨校

滅趾噬膚滅鼻過涉滅頂。皆取滅沒之義。不足爲刵字

述四
五

之證。刵當作刵。字形相似而誤也。困九五劓刵。虞翻注

曰。割鼻曰劓。斷足曰刵。正與庾誥劓刵同義。楊雄廷尉

箴曰。有國者無云何謂是。刵是劓。卽本於庾誥也。鄭注

庾誥曰。臣從君坐之刑。則字當作刵。蓋僖二十八年左

傳。刵鍼莊子。正是臣從君坐之刑也。呂刑刵劓。亦刵劓

之譌。說文斲字注引書曰。刵劓斲黥。是許氏所見本。正

作刵也。夏侯等今文尚書作臠。宮劓。案臠爲去膝。蓋與

刵同類。故今文作臠。古文作刵。猶判辟之判。今文作臠。

周官作刵也。若作刵字而訓斷耳。則與臠義不相當矣。

且殺戮無辜。大辟也。刵。判辟也。劓。宮辟也。黥。

墨辟也爲刑凡五故曰五虐之刑此正五刑之所從出。若作則則遺荆辟矣。漢世稱述尚書者多矣。史記兩漢書及諸子書絕無言則者。則蓋譌字也。自則譌作則。而說經者遂有斷耳之訓。於是說文刀部列入則字。而字書韻書及尚書音義皆承用之矣。廣雅亦曰則。然試問斷也。戡也。尚書以外。曾有他書言則者乎。其誤可想也。

泯亂

家大人曰。天惟與我民彝。大泯亂。泯亦亂也。呂刑曰。泯泯。焚焚。傳曰。泯泯爲亂是也。此傳訓泯爲滅失之。

告女德之說于罰之行

述四

六

告女德之說于罰之行。引之謹案于猶越也。與也。連及之詞。夏小正傳曰。越于也。廣雅曰。越與也。大誥曰。大誥絲爾多邦。越爾御事。王莽傲。大誥作大。告道諸侯。王三公列侯。于女卿大夫元士御事。是連及之詞曰。越亦曰于也。行道也。言告汝德之說與罰之道也。傳曰。告汝施德之說於罰之所行。失之。

遠乃猷裕 告君乃猷裕

用康乃心。顧乃德。遠乃猷裕。乃以民窳。不女瑕殄。引之謹案。當以遠乃猷裕爲句。方言曰。裕。猷道也。東齊曰裕。或曰猷遠乃猷裕。卽遠乃道也。君奭曰。告君乃猷裕。與此同。乃以民窳。不女瑕殄。猶云。乃以殷民世享耳。傳斷裕。乃以民窳爲句。則不辭矣。又案猷。由古字通道。謂之

猷裕道民亦謂之猷裕。上文曰：乃由裕民。惟文王之敬
忌，乃裕民曰：我惟有及，皆是也。解者失其義久矣。

女典聽朕志

傳曰：汝當常聽念我所慎而篤行之。引之謹案，志雖訓
慎，然解爲常聽我慎，則文義未明。今案廣韻：志，告也。言
汝當常聽我告汝之言，毋違犯也。猶庠誥曰：聽朕誥，女
誥亦告也。上文曰：其爾典聽朕教，文義亦相近。教亦告
也。上文曰：文王誥教小子，多方曰：我惟時其教告之是
也。上文又曰：厥誥志庶邦，庶士越少正御事，誥志猶誥
告也。多方曰：誥告爾多方，是也。廣韻：志，告也。之訓始尚

述四

七

書舊注與。

勿辯乃司民，酒于酒

酒誥：勿辯乃司民，酒于酒。傳曰：辯，使也。勿使女，主民之
吏，酒于酒。家大人曰：辯之言，俾也。平也。書序：王俾榮伯
作賄肅慎之命，馬融本俾作辯。辯，俾聲近而義同。俾，亦
使也。洛誥：平來以圖。傳訓平爲使。今本作俾。賈昌朝羣
經音辨曰：平，使也。引
書平來以圖，蓋舊本
如是。爾雅平作拌。平，辯亦聲近而義同。猶平，章百姓
之平，通作辯也。詳見前平章
百姓條下。墨子尚同篇引先王之書
相年之道曰：夫建國設都，乃作后王君公，否用泰也。輕
大夫師長，否用佚也。維辯使治天均。辯，亦使也。古人自

有複語耳。廣雅之訓多本先儒。其釋詁亦曰辯使也。小爾雅與廣雅同。蓋馬鄭尚書注訓辯爲使廣雅小爾雅及此傳皆承用之耳。後人不知酒誥之辯聲義與俾平字同於是或訓爲治而以勿辯乃司爲句或訓爲說而以勿辯爲句古義失而句讀亦舛矣。

厥亂爲民 亂爲四輔 亂爲四方新辟 厥

亂明我新造邦 厥亂勸甯王德 亂謀面用

不訓德

引之謹案。率詞也。湯誓夏王率遏眾力率割夏邑有眾

率怠弗協之類是也。詳見釋詞字通作亂梓材厥亂爲民論

述四

八

衡效力篇引作厥率化民爲者化之借字。爲與化古皆讀若訛亂

者率之借字也。亂字古音在元部率字古音在術部而

率字得通作亂者。古元術二部音讀相通。若今文尚書

呂刑其罰百率。古文尚書率作𠄎。見秋官職金疏是其例也。考工

記甬人欲其宥也。鄭司農云。總讀爲莞。彼北林之莞。釋文宥於阮反。或云司農音鬱。說文元從兀聲。兀讀若復

瓊從復聲。或作孺從喬聲。又作珽從旋省聲。瓊從復聲。或作鑄從喬聲。趨從復聲。讀若術。皆元術二部之相通也。

也。又君奭曰厥亂明我新造邦。厥率明我新造邦也。緇

衣鄭注引古文尚書君奭割申勸甯王之德。今博士讀

爲厥亂勸甯王德。厥亂勸甯王德者。厥率勸甯王德也。

維誥曰亂爲四輔。率爲四輔也。又曰亂爲四方新辟。率

爲四方新辟也。今文尚書立政曰：亂謀而用丕訓德。見釋漢石經尚書殘碑。率謀勛用丕訓德也。而讀爲勛。說見召誥。而稽天若下。下文率惟謀從容德。文義正相合也。亂與率同。皆語詞而無意義解者。輒訓爲治。失之矣。

王其效邦君越御事

王其效邦君越御事。厥命曷以。傳曰：王者其效實國君。及以御治事者。知其敎命所施何用。正義不解效字。引之謹案。廣雅效考也。謂王其稽考邦君與御事者。其敎命果何用也。傳云效實者考實也。楚辭九章。弗參。驗以考實。今效之言。校校亦考也。齊語。合羣。突比。校民之有道者。賈逵注

述四

九

曰校考也。見文選長。楊賦注。

惟其陳脩

惟其陳脩。爲厥疆畷。引之謹案。陳治也。周官稍人注。引小雅信南山篇。維禹敝之。毛詩敝作甸。云甸治也。多方曰。敝爾田。齊風甫田曰。無田甫田。田甸。敝陳。古同聲。而通用。陳脩皆治也。傳訓陳爲列。失之。

隸王惟德用和懌先後迷民用懌先王受命

王其德之用祈天永命

家大人曰。隸王惟德用和懌先後迷民用懌先王受命。傳曰。今王惟用德和悅先後。天下迷愚之民。則當以隸

王惟德用和懌先後迷民十一字爲句。用和懌先後迷民。用懌先王受命。兩用字皆屬下讀。用以也。言皇天既付中國。民越厥疆土于先王。則今王當和懌先後迷民。且當懌先王受命矣。然所以和懌先後迷民者。無他。惟德耳。所以懌先王受命者。無他。亦惟德耳。故今王惟德。以和懌先後迷民。且以懌先王受命也。正義誤讀德用爲句。曰。今王惟明德之大道而用之。非也。召誥王其德之用。祈天永命。傳曰。王當其德之用。求天長命。以歷年。亦是以王其德之用。祈天永命。九字爲句。用以也。亦屬下讀。言所以祈天永命者。德也。王其以德。祈天永命。平倒言之。則曰。王其德之用。祈天永命耳。下文曰。用供王能。祈天永命。用字亦屬下讀也。正義誤讀用字絕句。其德之用。言爲行當用德。亦非也。上文已言疾敬德。何須復言用德乎。

越若來三月

召誥。越若來三月。惟丙午。朏越三日。戊申。引之謹案。越

若來三月五字。當作一句讀。越若語辭來至也。見爾雅。言

越若至三月也。書言惟某月。惟字皆在月上。此獨在月

下。屬丙午。朏讀之以越若來三月。已自爲句故也。漢書

律志引武成篇。粵若來二月。今本二既夙。霸粵五日。甲

子其言粵若來二月猶此言越若來三月也其言既外
霸粵五日甲子猶此言惟丙午朏越三日戊申也逸周
書世俘篇文與武成篇同而傳曰於順來三月丙午朏
正義曰於順來者於二月之後依順而來次三月也皆
未解尚書文義。

天迪從子保

相古先民有夏天迪從子保傳曰天道從而子安之引

之謹案迪用也

牧誓昏棄厥遺王父母弟不迪史記周本紀不迪作不用子當讀爲

慈古字子與慈通

墨子非儒篇不可使慈民晏子外篇慈作子文王世子庶子之正於公族

者教之以孝弟睦友子愛謂教之以孝弟睦友慈愛也緇衣故君民者子以愛之則民親之謂慈以愛之也又

述四

七

曰故長民者章志貞敬尊仁以子愛百姓謂慈愛百姓也

天迪從子保者言天用順

從而慈保之也周語曰慈保庶民親也。

面稽天若 謀面用丕訓德

面稽天若傳曰禹亦面考天心而順之又立政謀面用

丕訓德傳曰謀所面見之事無疑則能用大順德引之

謹案天非人比不可以言面謀所面見之事尤爲不詞

所謀者事也不言事而言面可乎今案面當讀爲勗爾

雅曰勗勉也

說文作勗

勗稽天若者勉力上考天心而

順之也謀勗用丕訓德者謀於乃事乃牧乃準勉用大

順德之人也

蔡仲默不解面字之義乃以爲謀人之面貌疏矣或添蔡氏之誤解作以貌取人而

咸秩無文

雜詁。王肇稱殷禮。祀于新邑。咸秩無文。傳曰。皆次秩不在禮文者而祀之。又淳宗將禮稱秩元祀咸秩無文。傳曰。皆次秩無禮文而宜在祀典者。引之謹案。不在禮文則是祀典所無矣。祀典所無而祀之。何以異於淫祀乎。傳義非也。今案文當讀為紊。紊亂也。盤庚曰。若網在綱。有條而不紊。釋文紊徐音文。是紊與文古同音。故借文為紊。咸秩無紊者。謂自上帝以至羣神。循其尊卑大小之次而祀之。無有舛亂也。漢書翟方進傳。正天地之位。昭郊宗之禮。定五時廟祧。咸秩亾文。亦當讀無紊。謂天地郊宗五時廟祧。各有等差。皆次序之。無有紊亂也。孟康注曰。諸廢祀無文籍。皆祭之。案咸秩亾文。統上天。地郊宗五時廟祧言之。非謂諸廢祀也。孟說非。風俗通義山澤篇曰。五嶽視三公。四瀆視諸侯。其餘或伯或子男。大小為差。尚書咸秩無文。王者報功。以次秩之。無有文也。亦當作無有紊也。謂所視者由公而侯而伯而子男。大小之差。不紊也。

述四

十三

予惟率隸矜爾

多士。予惟率隸矜爾。傳曰。惟我循殷故事。憐愍。正義

曰。此故解經中隸字。家大人曰。率用也。周頌思文篇。貽我來牟。前命率

育。毛傳。率用也。隸。緩也。莊二十二年春秋。隸大眚。杜注曰。赦有

罪易稱赦過宥罪。書稱眚災肆赦。傳稱肆眚。圍鄭皆赦罪人。盪滌衆故以新其心。又注襄公九年傳肆眚。圍鄭曰。肆。緩也。正義曰。緩縱罪人。謂放赦之也。予惟率肆矜爾者。言我惟用肆爾之罪。矜爾之愚而已。肆矜二字連讀下文天惟界矜爾界。矜二字亦連讀。不復迪簡在王庭也。傳說失之。

小人之依 鞠子哀

無逸。先知稼穡之艱難。乃逸。則知小人之依。引之謹案。依。隱也。古音微。與殷通。故依隱同聲。說文。依。依也。白虎通。義衣者隱也。謂知小人之隱也。周語。勤恤民隱。韋注曰。隱。痛也。小人之隱。卽上文稼穡之艱難。下文所謂小人之勞也。云隱者。猶今人言苦。

述四

古

衷也。傳曰。知小人之所依怙。如此則經文當增所字矣。且下文曰。舊爲小人。爰知小人之依。以其爲小人之隱衷。故身爲小人。備嘗艱苦。乃得知之。若僅云稼穡爲小人之所依怙。則亦易知耳。何待爲小人而後知哉。傳釋則知小人之依。則以爲依稼穡。釋爰知小人之依。則以爲依仁政。同一小人之依。而前後異義。蓋昧於古訓。所以說之多歧也。古聲哀如依。故依亦作哀。庫誥曰。兄亦不念鞠子哀。言不念稚子之隱也。傳曰。不念稚子之可哀。蔡傳又曰。不念父母鞠養之勞。案經曰。鞠子哀。不曰鞠子可哀。則傳說非也。釋言曰。鞠。稚也。顧命無遺鞠子。

羞與此鞠子同則蔡說亦非也。

惟正之共

文王不敢盤于遊田以庶邦惟正之共唐石經以下俱作供茲依後漢

書邶傳注所引改正傳曰文王不敢樂於遊逸田獵以眾國所

取法則當以正道俱待之故又繼自今嗣王則其無淫

于觀于逸于遊于田以萬民惟正之共傳曰所以無敢

過於觀遊逸豫田獵者用萬民當惟正身以供待之故

引之謹案傳說於文義未安以猶與也見釋詞正當讀為

政共奉也見甘誓傳今本甘誓共作恭後人所改也說見段氏古文尚書撰異言耽樂是

從則怠於政事文王不敢盤于遊田惟與庶邦奉行政

述四

五

事故曰以庶邦惟政之共言惟政是奉也以萬民惟正

之共亦謂與萬民奉行政事也楚語引此作惟政之恭

恭者共之借字後漢書邶傳注引尚書無逸曰以萬人唯政

之共政字與東晉古文不同蓋出馬鄭本八字則唐人避諱也是其明證傳解正為

正道為正身殆不識古人假借之例至宋蔡仲默以正

共為常貢正數則誤益甚矣。

違怨

民否則厥心違怨正義曰違怨謂違其命而怨其身家

大人曰違亦怨也不當上下異訓廣雅曰怨憶恨恨也

憶與違同班固幽通賦違世業之可懷曹大家注曰違

恨也。抑風谷風篇中心有違。韓詩曰：違，很也。很，亦恨也。厥心違怨，違與怨同義。猶厥口詛祝，詛與祝同義耳。

我道惟甯王德延

傳曰：故我，以道惟安甯王之德，謀欲延久。釋文：我道，馬本作我迪。引之謹案：作迪者，原文也。作道者，東晉人所改也。尚書迪字多語詞。詳見釋詞上文曰：迪惟前人光立政。曰迪，惟有夏。此云我迪，惟甯王德延。迪字皆語詞也。後人或訓爲蹈，或訓爲道，皆於文義不安。此句迪字既誤，解爲道，遂改迪作道，以從誤解之義，顛矣。幸有馬本，猶得考見原文耳。

述四

去

巫咸又王家

引之謹案：巫咸，今文蓋作巫戊。白虎通曰：殷以生日名子何。殷家質，故直以生日名子也。以尚書道殷家大甲帝武丁也。於民臣亦得以生日名子何，不使亦不止也。以尚書道殷臣有巫咸有祖己也。據此，則巫咸當作巫戊。巫戊祖己，皆以生日名也。白虎通用今文尚書，故與古文不同。後人但知古文之作咸，而不知今文之作戊，故改戊爲咸耳。太平御覽人事部三引白虎通已誤作咸不然，則咸非十日之名。何白虎通引以爲生日名子之證乎。漢書古今人表：巫咸亦當作巫戊。漢書多用今文尚書也。今本作咸。

亦後人所改。

則商實百姓王人 閱實其罪

引之謹案爾雅寔是也寔與實通是可為語詞實亦可

為語詞詩凡言實方實苞實墉實壑之類皆語詞也君

奭天惟純佑命則商實百姓王人堯典傳曰百姓百官也莊六年春秋王人

子突救衛杜注曰王人之微官也罔不秉德明恤實語詞商實百姓王

人商百姓王人也解者或以則商實百姓為句某氏傳或

以則商實為句蔡沈集傳皆於文義未安又呂荆墨辟疑赦

其罰百鍰閱實其罪實亦語詞閱實其罪閱其罪也閱

當讀用說極樞之說蒙卦釋文說吐活反徐又音稅古字閱與說通風

述四

七

谷風篇我躬不閱襄二十五年左傳引作我躬不說說者解釋也。上言赦下言說

其義一也百鍰既納則釋其罪經義較然甚明解者乃

云檢閱核實其所犯之罪正義非也此以赦罪言之與上

文其審克之異義。

滅威

有殷嗣天滅威傳曰有殷嗣子紂不能平至天滅也。加

之以威家大人曰天滅二字連讀則與威不相屬傳義

非也廣雅曰威德也風俗通義十反篇曰書曰天威棗

讖言天德輔誠也是古者謂德為威有殷嗣天滅威者

有殷之君繼天出治而乃滅德不務所以喪也。桓二

年左傳曰滅德立違。

咸劉厥敵

引之謹案咸者滅絕之名。說文曰：俄絕也。讀若咸聲。同而義亦相近。故君奭曰：誕將天威，咸劉厥敵。咸劉，皆滅也。猶言遏劉虔劉也。

周頌武篇曰：勝殷遏劉。成十三年左傳：虔劉我邊。杜注曰：虔劉，皆殺也。

逸周書世俘篇及漢書律厯志引武成篇，竝云咸劉商王紂。與此同。解者訓咸為皆，失其義也。咸與滅古字通。文十七年左傳曰：克滅侯宣多。昭二十六年傳曰：則有晉鄭咸黜不端。正義曰：咸，諸本或作滅。史記趙世家曰：帝令主君滅二卿，皆謂滅絕也。

說見後克滅侯宣多下。

述四

大

其女克敬以予監于殷喪大否

傳曰：勅使能敬以我言視於殷喪。大否，言其大不可不戒。家人曰：經云以予不云以予言，否訓為不，不訓為不可不戒。增字以解經，非其本義也。竊謂以猶與也。見召南江有汜箋，鄉射禮注。鄉射注又曰：今文以為與。言女尚其克敬，且與予共監於殷之喪也。否，不善也。宣十二年左傳：執事順成，為臧逆為否。范望注：大元積初一日否，不善也。監于殷喪，大否者，監於殷之喪也。皆由大不善也。

罔不率俾 惟受責俾如流

海隅出日，罔不率俾。鄭注曰：率，循也。俾，使也。四海之隅

日出所照無不循度而可使也見魏志武帝紀注引之謹案經

以率俾連文鄭訓率為循俾為使而於循下加度字使

上加可字始失之迂矣今案爾雅俾從也罔不率俾猶

文侯之命言罔不率從也海隅出日罔不率俾猶魯頌

言至於海邦莫不率從也此言海隅出日罔不率俾大

戴禮少閒篇曰出入日月莫不率俾盧辯注俾使也亦謨五帝德

篇曰日月所照莫不從順義竝同也俾之言比也比象

傳曰比下順從也比與俾古字通故大雅克順克比樂

記作克順克俾小雅俾滂沱矣論衡明雩篇作比滂沱

矣又秦誓惟受責俾如流是惟艱哉正義釋俾如流曰

述四

九

使如水之流下家大人曰但言受責則過之改與不改

尚未可知不得言使如流也余謂俾者從也受責從如

流者受人責而即改其過從之如流水也成八年左傳

從善如流即其證傳曰受人責即改之如水流下云改

猶為近之但未訓俾為從可

義民 鳴義

家大人曰說文曰俄行頤也頤與頤同說文又曰義從

我我頤頓也我義俄古竝同聲小雅賓之初筵篇側弁之俄鄭箋曰俄傾貌廣雅曰

俄衰也古者俄義同聲故俄或通作義立政曰謀面用

不訓德或讀不為不非也辨見召誥而稽天若下則乃宅人茲乃三宅無義

民義與俄同衰也言夏先王謀勉用大順之德面讀爲

也說見然後居賢人於官而任之則三宅皆無傾衰之

民也呂刑曰鳴義姦宄奪攘矯虔義字亦是傾衰之意

馬融注曰鳴輕也鳴者冒沒輕儻義者傾衰反側也大

戴禮干乘篇說司寇治民煩亂之事曰作於財賄六畜

五穀曰盜誘居室家有君子曰義子女專曰媮飭五兵

及木石曰賊以中情出小曰閒大曰謀利辭以亂屬曰

讒以財投長曰貸盜義媮賊閒謀讒貸皆是寇賊姦宄

之事義卽鳴義姦宄之義也管子明法解篇曰姦邪之

人用國事則姦人爲之視聽者多矣雖有大義主無從

述四

二

知之故明法曰佞眾譽多外內朋黨雖有大姦其蔽主

者多矣是大義卽大姦也傳於義字皆訓爲仁義之義

其不可通者有三用丕訓德則乃宅人則善人在位矣

何乃三宅反無善民邪其不可通者一也三宅卽上文

之宅乃事宅乃牧宅乃準傳解爲五流有宅五宅三居

以爲無義之民大罪宥之四裔次九州之外次中國之

外以及下文三有宅三宅宅心皆謂居惡人此不特與

上文宅乃事云云不合且與下文則克宅之句相反矣

其不可通者二也鳴義姦宄解爲爲鳴臬之義夫鳴臬

惡鳥何義之可言其不可通者三也鄭注訓義爲夏音

而曰盜賊狀如鴟梟鈔掠良善亦不得其解而爲之辭
經但言義不言鈔掠也

惟羞刑暴德之人

傳曰惟進用刑與暴德之人正義曰惟進用刑罰與暴
德之人引之謹案刑罰與暴德文義不倫傳說非也今
案爾雅刑法也法謂之刑法之亦謂之刑周頌烈文篇
不顯惟德百辟其刑之箋曰卿大夫法其所爲也此刑
暴德亦謂效法暴德也效法暴德之人所當屏之遠方
弗與共國今乃進用之使同治其國故曰惟羞刑暴德
之人同于厥邦也此云刑暴德下文云習逸德文正相

述四

三

對

以竝受此丕丕基

奉惟謀從容德以竝受此丕丕基傳曰武王循惟謀從
文王寬容之德故君臣竝受此大大之基業傳之子孫
引之謹案古聲竝音相近詳見井卦王明
竝受其福下竝之言普也

徧也武王徧有天下故曰普受此丕丕基并九三王明

竝受其福謂天下普受其福也小雅賓之初筵篇既醉

而出竝受其福謂眾賓與主人普受其福也詳見竝受
其福下

傳乃謂君臣竝受大業丕丕之基豈人臣所有邪

在我後之人

顧命乃命建侯樹屏在我後之人傳曰言文武乃施政令立諸侯樹以爲藩屏傳王業在我後之人家大人曰經文在字若不得其解則與上句義不相屬故傳於在字之上加傳王業三字以聯屬之然經言在我後之人不言傳王業在我後之人增義以解經非其本指也今案在謂相顧在也言先王命建侯樹屏以顧在後世子孫也吳語曰咎吳伯父不失春秋必率諸侯以顧在余一人卽此在字之義襄二十六年左傳衛獻公使讓大叔文子曰吾子獨不在寡人義亦同也下文曰今予一二伯父尚胥暨顧亦謂相顧在也

述四

三

綏爾先公之臣服于先王

今予一二伯父尚胥暨顧綏爾先公之臣服于先王傳曰安爾先公之臣服于先王而法循之引之謹案傳訓綏爲安讀綏爾先公之臣絕句非也綏爾先公之臣服于先王當作一句讀綏讀爲綏綏也繼爾先公之臣服于先王也綏與綏古通用亦通作鞮周官夏采以乘車建綏復于四郊鄭注綏當爲綏土冠禮及玉藻冠綏之字故書亦多作綏者今禮家定作鞮明堂位夏后氏之綏鄭注綏當爲綏讀如鞮爾雅曰綏繼也漢書律厤志曰鞮賓鞮繼也賓導也言陽始導陰氣使繼萬物也說苑指武篇損其有餘而繼其不足淮南道應篇繼作綏皆其證也

贖宮劓割頭庶剝

呂刑。劓劓劓黥。堯典正義引夏侯等書作贖宮劓割頭。庶剝。引之謹案。宮劓割。當作宮割劓。太平御覽刑法部

宮割下引尚書刑德放曰。宮者。女子淫亂。執置宮中。不得出。割者。丈夫淫。割其勢也。此卽訓釋甫刑之詞。今文尚書

呂刑作甫刑。蓋宮割皆是淫刑。割字卽在宮字下。故書緯隨

宮字解之。若在劓字之下。則與宮字不相連屬。不得如

此訓釋矣。白虎通義說五刑曰。割宮。在其中刑者也。盧氏

紹弓所得小字舊本如是。俗本脫此八字。割宮當爲宮割。亦本甫刑也。其下

文曰。宮者。女子淫。執置宮中不得出也。此下亦當有割者二字。此釋宮

述四

三

割二字之義。皆用書緯文也。後人以今本尚書有宮無

割。故刪割者二字。不知丈夫淫。割去其勢。乃釋割字。非

釋宮字也。丈夫淫。割去其勢也。先言宮而後言割。亦依甫刑

宮割之文而解之也。列女傳貞順篇曰。士庶人外淫者

宮割。鄭注文王世子曰。宮割。贖墨劓刑。皆以刀鋸刺割

人體也。又曰。宮割。淫刑也。又注孝經曰。科條三千。謂劓

墨宮割贖大辟。男女不與禮交者。宮割。皆本甫刑也。或

曰。安知經文不作劓宮割乎。曰。不然。尚書大傳曰。決關

梁踰城郭而略盜者。其刑贖。男女不以義交者。其刑宮。觸易君命。革輿服制度。姦軌盜攘傷人者。其刑劓。秋官司刑

注亦卽依甫刑贖宮割劓之文爲先後之次。是贖字當

在宮割之上。劓字當在宮割之下。太傳不言割者。言宮可以統割。故甫刑前言宮割。後則但言宮辟宮罰也。

王氏尚書後案曰。贖宮劓割頭。庶劓者。贖即判。割頭即

大辟。庶劓即墨。庶煮也。秋官庶氏。以藥物熏攻毒蠱。故

以名官。彼注庶。讀如藥煮之煮。司刑注。墨。黥也。先刻其

面。以墨窒之。言刻額為瘡。以墨塞瘡。孔令變色。則墨須

煮。故云庶劓也。引之謹案。王氏不知割字本在宮字下。

而誤以割頭二字連讀。其說庶字之義。尤為穿鑿。今考

御覽刑罰部。黥下引尚書刑德放曰。涿鹿者。管人。顛也。

黥者。馬羈管人面也。今本御覽管誤為管。西陽雜俎。黥篇引此作管。今據以改正。魯語中

述四

五

刑用刀鋸。其次用鑽。韋注曰。管。黥刑也。又引鄭注曰。涿鹿。黥。皆先以刀管

傷人。墨布其中。故後世謂之刀墨之民也。今本刀墨之民。脫刀字之

誤為土。並據西陽雜俎所引改正。然則墨刑在面。謂之黥。在額。謂之涿

鹿。涿。古讀若獨。涿鹿。疊韻字也。逸周書史記篇。管。阪泉氏。徙居至于獨鹿。獨鹿

即涿鹿。周官壺涿氏。故書涿為獨。左傳齊顏涿聚。晏子春秋外篇作顏燭。鄒說苑正諫篇作顏燭。趨漢書古今

人表作顏燭。雜頭。庶劓。即涿鹿。黥頭。涿古同聲。涿字古讀若獨。顏燭。雜頭。獨也。頭

體高而獨也。頭獨涿古並同聲。庶則鹿之譌耳。草書鹿字作庶。庶字作涿。二形相似。

農殖嘉穀

稷降播種。農殖嘉穀。傳曰。后稷下教民播種。農畝生善穀。家大人曰。農勉也。言勉殖嘉穀也。伯夷降典。折民惟

刑禹平水土。主名山川。稷降播種。農殖嘉穀。皆言三后之恤功于民。非言其效也。犬戴禮五帝德篇曰。使禹敷土。主名山川。使后稷播種。務勤嘉穀。文皆本于呂刑。務勤。卽勉殖之謂也。廣雅曰。農。勉也。襄十三年左傳曰。君子上能而讓其下。小人農力以事其上。農力猶努力。管語之轉也。管子大匡篇曰。耕者用力不農。有罪無赦。此皆古人謂勉爲農之證。

惟訖于富

典獄。非訖于威。惟訖于富。傳曰。言堯時主獄。有威有德。有恕。非絕於威。惟絕於富。世治貨賂不行。引之謹案。訖。

述四

三

竟也。終也。富。讀曰福。謙象傳。鬼神害盈而福謙。京房福作富。郊特牲曰。富也者。福也。大雅

瞻卬篇。何神不富。毛傳曰。富。福也。大戴禮。武王踐阼篇。勞則富。盧辯注曰。躬勞終福。威福相對爲文。洪範亦曰。言非終于立威。惟終于作福也。訖于福者。作福作威。

下文曰。惟敬五刑以成三德。一人有慶。兆民賴之。是其義。傳以貨賂釋富字。乃不得其解而爲之辭。

擇言

敬忌。罔有擇言在身。引之謹案。擇。讀爲斃。洪範彝倫攸

斃。鄭注。訓斃爲敗。見史記宋微子世家集解。說文。擇。敗也。引商書曰。

彝倫攸擇。擇。斃。擇古音並同。敬忌。罔有擇言在身。言必

敬必戒。罔或有敗言出乎身也。表記引作敬忌而罔有

擇言在躬。而女也。言女罔或有敗言出乎身也。孝經曰。無擇言。身無擇行。言口無敗言。身無敗行也。說尚書禮記。孝經者。多以爲無可擇。始以迂回失之。太元元掬曰。言正則無擇。行正則無爽。水順則無敗。無敗。故久也。無爽。故可觀也。無擇。故可聽也。法言吾子篇。君子言也。無擇。聽也。無淫。擇則亂。淫則僻。述正道而稍邪。侈者有矣。未有述邪侈而稍正也。然則邪侈之言。謂之擇言。故孝經曰。非法不言。非道不行。口無擇言。身無擇行也。蔡邕司空楊公碑曰。用罔有擇言。失行在於其躬。擇言與失行竝言。蓋訓擇爲敗也。此又一證矣。

述四

三

庶有格命

伯父伯兄。仲叔季弟。幼子童孫。皆聽朕言。庶有格命。傳曰。庶幾有至命。正義曰。鄭元云。格。登也。登命。謂壽考者。傳云。至命。亦謂壽考。引之謹案。格。讀爲嘏。格命。嘏命也。逸周書皇門篇。用能承天嘏命。爾雅曰。嘏。大也。君奭曰。其集大命于厥躬。與此同義。庶有嘏命者。言庶幾受祿于天。依右命之。尊大之。則曰嘏命耳。古字格與嘏通。士冠禮。孝友時格。鄭注曰。今文格爲嘏。少牢饋食禮。以嘏于主人。注曰。古文嘏爲格。是也。訓登。訓至。皆失之。

雖休勿休

雖畏勿畏。雖休勿休。引之謹案。休喜也。休與畏正相反。言事雖可畏。汝勿畏。事雖可喜。汝勿喜。惟當敬用五刑。以成三德也。喜與休一聲之轉。周語。爲晉休戚。韋昭注曰。休喜也。楚語曰。教之世。而爲之昭明德。而廢幽昏焉。以休懼其動。小雅菁菁者莪篇曰。我心則喜。我心則休。休亦喜也。說見後我心則休下。休爲喜樂之喜。亦爲喜慶之喜。爾雅曰。休。名誥曰。無疆惟休。亦無疆爲恤。是也。傳皆訓休爲美。疏矣。

輸而孚

獄成而孚。輸而孚。傳曰。斲獄成辭。而信當輸。汝信於王。

述四

三

謂上其鞠劾文辭。正義曰。輸寫也。下而爲汝也。斲獄成辭。而得信實。當輸寫汝之信。以告於王。引之謹案。成與輸相對爲文。輸之言渝也。謂變更也。爾雅。渝變也。廣雅。輸更也。獄辭。或有不實。又察其曲直。而變更之。後世所謂平反也。獄辭定。而人信之。其有變更。而人亦信之。所謂民自以爲不冤也。故曰。獄成而孚。輸而孚。隱六年。左傳。鄭人來渝平。更成也。公羊穀梁。渝作輸。秦詛楚文曰。變輸盟刺。謂變渝也。是輸與渝通。豫上六曰。成有渝。是渝與成相反。先言成而孚。後言渝而孚。取相反之義也。傳謂輸。汝信於王。則與上句文義不倫。殆失之矣。

哲人惟刑

哲人惟刑無疆之辭傳曰言智人惟用刑乃有無窮之善辭名聞於後世引之謹案如傳說則刑上當增用字文義乃明始非也哲當讀為折折之言制也折人惟刑言制民人者惟刑也上文制以刑墨子尚同篇引作折則刑上文伯夷降

典折民惟刑傳曰伯夷下典禮教民而斷以法墨子尚賢篇引作哲民惟刑折正字也哲借字也上文哀敬折獄困學紀聞卷二引尚書大傳作哀矜哲獄哲亦折之借字哲人惟刑猶云折民惟刑耳

五極

屬於五極傳曰其折獄屬五常之中正正義曰五常謂

述四

天

仁義禮智信家大人曰上文五辭為五刑之辭五罰為五刑之罰五過為五刑之過則此五極亦謂五刑之中也上文曰故乃明于刑之中又曰罔擇吉人觀于五刑之中皆其證傳以為五常之中正則大而無當矣

未就予忌

秦誓惟古之謀人則曰未就予忌傳曰惟為我執古義之謀人則曰未成我所欲反忌之耳引之謹案傳以則曰未就予五字連讀而以忌字別為一句文義未安今案說文引此忌作甚甚字引尚書曰來就其甚即未就予甚之譌廣雅甚意志也今本志字誤在甚上辨見廣雅疏證廣韻甚志也見去聲甚與甚同

未就子碁者。未就我之志也。謂穆公志在襲鄭。而蹇叔不肯曲從。當時憎其未就已意。故云則曰未就子碁。今之謀人。曲從其意。是就子碁者也。當時誤親信之。故云姑將以爲親。云未就子碁。則疏遠之可知。云姑將以爲親。則喜其就子碁可知。作忌者。字之假借耳。

我尚有之。我皇多有之。

番番良士。旅力旣愆。我尚有之。傳曰。我今庶幾欲有此人而用之。家大人曰。有之。謂親之也。古者謂相親曰有。昭二十年左傳。是不有寡君也。杜注曰。有。相親有也。王風葛藟篇曰。謂他人母。亦莫我有。言他人不我親也。小

述四

元

雅四月篇曰。盡瘁以仕。甯莫我有。言我盡瘁事國。而王曾不我親也。下文曰。惟戡戡善。謫言。俾君子易辭。我皇多有之。亦自悔其親佞人也。上文曰。惟今之謀人。姑將以爲親。是也。傳皆以爲有無之有。失之。

冒疾以惡之

人之有技。冒疾以惡之。家大人曰。惡字若讀爲好。惡之惡。則與冒疾意相複。惡當讀爲誣。說文。誣。相毀也。玉篇。烏古切。廣韻。作譏。烏路切。云相毀也。說文。作誣。漢書。衡山王傳。注曰。惡。謂譏毀之也。是誣惡古字通。以猶前也。

古者以與而同。言嫉妬人之有技而譏毀之。下文云。人義說見釋詞。

之彥聖而違之俾不達義與此同也傳疏及大學疏皆以惡爲憎惡失之襄二十六年左傳大子痤美而佞台左師畏而惡之惡之謂讒毀之也下文云問諸夫人與左師則皆曰固聞之昭二十七年傳卻宛直而和鄢將師與費無極比而惡之皆謂讒毀之也呂氏春秋韓子戰國策史記漢書皆謂相毀爲惡

亦尚一人之慶

邦之祝陞曰由一人邦之榮懷亦尚一人之慶引之謹案高誘注淮南覽冥篇曰尚主也尚與由相對言主一人之慶也傳以尚爲庶幾文義未協大學引秦誓曰尚亦有利哉尚亦當爲亦尚說見後尚亦有利哉下今秦誓作亦職職尚皆主也與亦尚一人之尚正同義

述四

三

伏生尚書二十九篇說

或問於引之曰劉向別錄曰武帝末民間有得太誓書於壁內者獻之與博士使讀說之數月皆起傳以教人劉歆移讓太常博士書亦曰大誓後得然則大誓非伏生尚書所有伏生尚書當止二十八篇矣而史記儒林傳言伏生求得二十九篇者孔穎達尚書正義爲之說曰司馬遷在武帝之世見大誓出而得行入於伏生所傳內故爲史總之并云伏生所出不復曲別分析云民

開所得也。近代朱彝尊作經義考。又謂伏生二十九篇。宜以百篇之序當其一。此二說者。就是與孰非與。曰。皆非也。伏生本書有大誓。故謂之二十九篇。何待益以民間所獻而篇數始足哉。二十九篇皆經文。又何待并序計之哉。曰。伏生本書有大誓。此說亦有據乎。曰。有董仲舒對策。在武帝卽位之七年。是時民間猶未獻大誓也。別錄曰。武。而漢書董仲舒傳載仲舒對策曰。書曰。白魚。帝未獻。入于王舟。有火復于王屋。流爲鳥。周公曰。復哉。復哉。顏

籀注曰。今文大誓之辭。史記周本紀曰。武王渡河中流。祭。旣渡。有火自上復于下。至于王屋。流爲鳥。索隱曰。見今文大誓。又曰。今文大誓流爲鵬。鵬擊鳥也。馬融云。明

述四

三

武王能伐紂。鄭元云。易是孝鳥。言武王能終父業。亦各隨文而解也。周頌思文正義引大誓曰。大子發升舟中。流白魚入於王舟。又曰。至於五日。有火自上復於下。至於王屋。流之爲鵬。鄭注曰。鵬當爲鴉。鴉鳥也。書說曰。易有孝名。引之案。馬鄭傳古文者。而皆作鵬。則作鴉者。孔壁古文大誓也。其史記所載。董仲舒傳所引。書說所解。皆作鳥。則伏生今文大誓也。鄭注古文大誓。若伏生書曰。鵬當爲鴉。鴉鳥也。則又以今文說古文也。

無大誓。仲舒安得而引之。或曰。董仲舒春秋繁露。同類

哉。茂哉。天之見此以勸之也。恐符之。蓋說大誓之文。而對策引書作復哉。復哉。復哉。復哉。聲同而字異。引書旣與尚書傳不符。則非今文尚書矣。又史記周本紀。白魚躍入王舟中。索隱云。此以下至火復王屋。皆見周書及今文大誓。又選注引周書曰。武王將渡河中。流白魚入于王舟。王俯取出。涖以祭。藝文類聚引尚書中。侯說赤鳥白魚事。其文多同。大誓然則。仲舒對策引書。安知非逸周書與尚書中。侯何必大誓也。曰。此說非也。復哉二字。古音同在幽部。又皆唇音。何不可通之有。尚書傳作茂。此作復者。伏生尚書之別本也。正如大傳述大誓。乃鼓鑿

譟而後漢書作鳧藻耳不得謂之不符若以仲舒所引
爲出尚書中候及逸周書則尤非事實緯侯之書作於
成哀之後當仲舒時不得有尚書中候仲舒無由引其
文先秦兩漢之書引逸周書之文或稱逸周書或稱周
書無單稱書者仲舒所引稱書曰而不稱周書曰其爲
見行之尚書而非逸周書明甚曰左氏傳襄公二十五
年及徐幹中論法象篇引逸周書慎始而敬終終以不
困潛夫論救邊篇引逸周書凡彼聖人必趨時皆但稱
書稱書者何必非逸周書也曰潛夫論引凡彼聖人必
趨時正作周書曰諸本皆有周字未嘗但稱書也左傳
引書曰慎始而敬終以不困與左傳書常訓篇慎微
以爲逸書蓋尚書逸篇之文也若逸周書常訓篇慎微
以始而敬終方不困與左傳中論所引字多不同則中
論出於左傳左傳又別有所出而非取之逸周書故不
云周書也劉向以逸周書爲孔子所論百篇之餘今攷
其書有大子晉篇晉爲周靈王大子靈王二十二年晉
管諫王是年魯襄公之二十四年也而大子晉篇有告
晉外事則在晉既歿之後篇末又有孔子問之曰惜夫
殺吾君也之語見於風俗通潛夫論則又在孔子後矣
其書多涉陰謀故陳振孫以爲戰國時人所爲大叔儀

述四

三

引書事在襄公二十五年其時周書尚未出不得謂所
引出周書也然則單稱書者非逸周書矣且仲舒對策
引書者二一引書云茂哉茂哉顏注曰虞書咎繇謨之
辭一引書曰白魚入于王舟有火獲于王屋流爲鳥周
公曰復哉復哉顏曰今文尚書大誓之辭二者皆當時
尚書所有故皆稱書曰若所引白魚云云是逸周書正
當表之曰周書以別於上文所引不當同稱書也試再
以仲舒所作春秋繁露證之春秋繁露玉杯篇引書曰
厥辟不辟黍厥祖竹林篇引書曰爾有嘉謀嘉猷又告
爾君子于內爾乃順之于外曰此謀此猷惟我君之德則
皆本於坊記又引書云高宗諒闇三年不言正賈篇引
書曰入音克諧無相奪倫神人以和度制篇引書曰龔
服有庸誰敢弗讓敢不敬應暖燠孰多篇引書曰二十
有八載放勳乃沮落百姓如喪考妣四海之內闕密八
音三年則皆本於伏生所傳之尚書稱書曰者凡六采
嘗引逸周書一語亦可證對策所引之書非逸周書矣
其證一也漢書藝文志尚書家經二十九卷大小夏侯

二家顏注曰此二十九卷伏生傳授者案下文曰大小

夏侯章句各二十九卷。卷數與經相合。蓋經文二十九篇。各為一卷。因而每卷為之章句也。猶魯齊韓三家詩經二十八卷傳說

及齊孫氏傳亦二十八卷又曰。大小夏侯解故二十九篇。蓋經文二十九篇。每篇為之解故也。猶易經十二篇京氏段嘉亦十二篇二十九卷

之經。有一卷是大誓。二十九卷之章句。二十九篇之解故。亦有一卷一篇釋大誓。較然甚明。不然。何以章句解故。俱與經同為二十九耶。其證二也。西漢經師不為序作注故毛詩詁訓

傳不釋詩序。然則大小夏侯章句各二十九卷。解故二十九篇。其為釋經而不釋序可知。若謂經二十九卷。有一卷是序。則章句二十九卷。亦有一卷釋序。二十九卷有解故二十九篇。亦有一篇釋序。邪。斯不然矣。平當受歐陽尚書於林尊。見漢書儒林傳而漢書平當傳當引書曰。正稽

述四

述四

重

古建功立事可以永年。傳於亡窮。顏注曰。今文大誓之辭。則歐陽尚書固有大誓矣。載文志尚書歐陽經三十一卷。歐陽章句三十一卷。

案三十二卷。當為三十三卷。三十一卷亦當為三十三卷。蓋伏生本經二十九篇。各為一卷。而為二十九卷。歐陽氏分盤庚為三篇。大誓亦為三篇。各為一卷。故三十三卷也。因而每卷為之章句。故章句亦三十三卷。窮者

脫畫耳。或曰。歐陽經并序計之。為二十九卷。又加大誓三篇。為三十二卷。案書序。盤庚大誓皆三篇。大誓分為三篇。而盤庚乃合為一篇。無是理也。蓋合則俱合。分則俱分。故夏侯經合為二十九卷。歐陽經分為三十三卷。班

伯受小夏侯尚書於鄭寬中。見漢書儒林傳及敘傳而敘傳。班伯

引書曰。迺用婦人之言。顏注曰。今文大誓之辭。則小夏侯尚書亦有大誓矣。載文志言劉向以中古文校歐陽

大小夏侯三家經文。酒誥脫簡一。召誥脫簡二。文字異

大小夏侯三家經文。酒誥脫簡一。召誥脫簡二。文字異

者七百有餘。脫字數十。而不言闕大誓一篇。則三家經文皆有大誓矣。三家經文同出於伏生。豈得謂伏生尚

書無大誓乎。其證三也。或曰。歐陽增大誓三篇。兩夏侯案此乃誤信。大誓後得之說。故以為後人所增。編考史記。兩漢書無言歐陽大小夏侯增大誓者。且伏生本經

二十九卷。兩夏侯所同。歐陽經則分為三十三卷。故歐文志先言經二十九卷。大小夏侯二家後言歐陽經三十三卷。若云歐陽先增大誓三篇為三卷。兩夏侯後增大誓。而又合為一篇一卷。則夏侯篇卷定於歐陽之後

志當先言經三十二卷。歐陽氏後言大小夏侯經二十九卷。乃合分卷之先後。何以先言夏侯二十九。後言歐陽三十二乎。

斯不然矣。藝文志曰。伏生求得二十九篇。又曰。孔氏

得古文。以考二十九篇。得多十六篇。是孔氏所考者。即

伏生之二十九篇也。而云得古文以考二十九篇。得多

十六篇。是古文十六篇為今文所無。其二十九篇。則古

今文皆有之也。案太平御覽引桓譚新論曰。古文尚書

舊有四十五卷。五十八篇。五十八篇者。於十六篇中。九

分九共為二十四篇。於二十九篇中。三分盤庚及大誓

又於顧命分出康王之誥為三十四篇。統計之。則為五

十八篇也。藝文志曰。古文經四十六卷。為五十七篇者。四十五卷。後有序一卷。故四十六卷。顏注曰。鄭元敘贊云。後又亡其一篇。故五十七。案尚書

正義卷十一引鄭元曰。武成逸書。建武之際亡。其實九

共九篇同為一事。合而言之。亦可稱為一篇。合則二十

四篇減其八。仍為十六篇矣。盤庚三篇。大誓三篇。顧命

康王之誥二篇。此八篇合而言之。亦可稱為三篇。盤庚三篇

述四

合爲一。大誓三篇合爲一。顧命康王之誥二篇合爲一。合則三十四篇減其五仍

爲二十九篇矣。統計十六篇與二十九篇爲四十五篇。篇各爲卷。則爲四十五卷。是古文二十九篇有大誓矣。古文二十九篇與伏生今文同。則伏生今文亦有大誓矣。民間獻大誓在武帝末。孔安邦早卒。未嘗至武帝末。當其得古文時。民間猶未獻大誓也。而所考今文二十九篇中。已有大誓。則其爲伏生所傳明甚。且古文逸書十六篇。在今文二十九篇之外。故以考二十九篇得多十六篇也。若謂大誓爲伏生今文所無。則伏生今文但有二十八篇。孔氏古文多於今文者。自十六篇外。又加大誓而爲十七篇。漢書何不言以考二十八篇得多十七篇乎。此理之必不可通者也。其證四也。漢書儒林傳曰。伏生求其書。獨得二十九篇。又曰。張霸分析合二十九篇爲數十。是霸所分析者。卽伏生之二十九篇也。而下文曰。又采左氏傳書序。爲作首尾。則序在二十九篇之外矣。

述四

五

若如朱氏之說。二十九篇之內有序。則當其分析二十九篇序已在其中矣。而下文又言采書序何邪。甚矣其不可通也。其二十九篇。必以大誓當其一。若謂伏生書無大誓。則經文當止二十八篇。何以言分析合二十九篇邪。其證五也。說苑臣術篇引大誓曰。附下而罔上

者。附下而罔下者。刑。與聞國政而無益於民者。退。在

上位而不能進賢者逐而漢書武帝紀元朔元年有司
奏議曰夫附下罔上者外附上罔下者刑與聞國政而
無益於民者斥在上位而不能進賢者退元朔元年爲
武帝卽位之十三年民間猶未獻大誓也而有司已稱
引大誓之文則爲伏生尚書所有矣其證六也尚書大
傳者伏生弟子張生歐陽生之徒所爲據玉海所引鄭
康成大傳序

而太平御覽引尚書大傳曰唯四月天子發上祭于畢
下至于盟津之上乃告於司馬司徒司空諸節允才子
無知以先祖先父之有德之臣左右小子予受先公畢
力賞罰以定厥功明于先祖之遺天子發升舟中流白

述四

庚

魚入于舟王跪取出涘以燎羣公咸曰休哉凡九十字
史記周本紀載大誓之文曰乃告司馬司徒司空諸節
齊粟信哉予無知以先祖有德臣小子受先功畢力賞
罰以定其功又曰武王渡河中流白魚入王舟中武王
俯取以祭索隱曰見今文大誓周頌思文正義引大誓
曰惟四月天子發上祭於畢下至於盟津之上又曰大
子發升舟中流白魚入於王舟王跪取出涘以燎之

又引曰惟丙午王還師師乃鼓譟師乃怡前歌後舞凡

十七字

虞書正義曰劉歆三統術論武王伐紂引今文
大誓曰丙午逮師周官大司馬鄭注引書曰前

師乃鼓譟譟大雅大明正義引大誓曰師乃鼓譟前歌
後舞說文指字引周書曰師乃搯白虎通義禮樂篇引
尚書曰前皆出大誓不稱書曰者大傳凡舉二十九篇
歌後舞見在人所知也如太平御覽引大傳曰寅餞入日辯秩
面成辯在朔易日短正月上日受終于文祖在旋機玉
衡以齊七政文出堯典又引大傳曰六日出召誥文選注
自周則至于豐惟大保先周公相宅文出名誥文選注

引大傳曰元首明哉股肱良哉文出皋陶謨儀禮經傳
通解引大傳曰德將無醉五載一巡守羣后德讓上三句出堯
歸假于禰祖用特載無醉五載一巡守羣后德讓上三句出堯
典下一句出皋陶謨而皆不稱書曰是其例也若其舉
逸篇之文則無不稱書曰者蓋以其書已失不稱則無
由知爲尚書也如困學紀聞曰書大傳虞傳有九其篇
引書曰施章乃服明上下是也大傳述大誓之文而不
稱書曰則其爲伏然則伏生書有大誓矣或曰玉海引
書見在之篇明矣然則伏生書有大誓矣鄭康成大傳
序曰張生歐陽生從伏生學生終後數子各論所聞以
己意彌縫其闕別作章句又特撰大義因經屬指名曰
傳是大傳與章句並出伏生之後也大傳稱大誓者或
由歐陽高等增附其說猶所謂各論所聞以己意彌縫
其闕之例未可執是斷伏生已得大誓也案歐陽高乃
伏生六傳弟子非親受業於伏生者大傳序云歐陽生
從伏生學則是歐陽和伯而非歐陽高矣漢書儒林傳
曰伏生教濟南張生及歐陽生又曰歐陽生字和伯千
乘人也事伏生是其證不得以爲歐陽高也字和伯千
縫其闕者闕失也過也王海引大傳序曰蓋自伏生也

述四

毛

伏生爲秦博士至孝文時年且百歲張生歐陽生從其
學而授之音聲猶有謬誤先後猶有差舛重以篆隸之
殊不能無失生終後數子各論所聞以己意彌縫其闕
別作章句又特撰大義因經屬指名之曰傳此謂伏生
書中有音聲之誤先後之差篆隸之失所謂闕也張生
歐陽生以己意彌縫之使無闕失故曰以己意彌縫其
闕非謂伏生無大誓而已增之伏生不言大誓而已言
之也大傳詳言大誓正是張生歐陽生所聞於伏生者
耳太平御覽引大傳寅錢入日辯秋而成傳曰天子以
秋命三公將帥云云又引辯在朔身日短傳曰天子以
冬命三公云云又引正月月上日受終於文祖在旋機玉
衡以齊七政傳曰旋其效功也云云又引高宗梁闡三年不
言傳曰高宗居凶廬云云蓋所聞於伏生之說也其他
可以類推故載文志尚書傳四十一篇矣於經二十九
卷之後而在夏侯解故歐陽章句之前明其爲伏生所
說也董仲舒在景帝時已爲博士而春秋繁露同類相
動篇已引尚書傳則傳爲伏生之說而非後人所爲明
矣故隋書經籍志曰伏生作尚書傳四十一篇又案大
傳爲張生歐陽生論次其師伏生之說至章句則出於

夏侯勝建歐陽高而非張生歐陽生所為鄭氏謂張生歐陽生別作章句誤也其證七也儀禮

經傳通解續引大傳曰周書自大誓就召誥而盛於雒

誥大誓召誥雒誥皆伏生書所有也如謂伏生書無大

誓則大傳何以有自大誓之文其證八也太平御覽書

古文訓困學紀聞並引大傳曰六誓可以觀義五誥可

以觀仁六誓者甘誓湯誓大誓牧誓棗誓秦誓也五誥

者大誥康誥酒誥召誥雒誥也皆伏生書所有也如謂

伏生書無大誓則大傳當稱五誓不得稱六誓矣其證

九也或曰伏書無大誓以古有大誓故合并計之而稱六誓也今知不然者五誥之外尚有仲虺之誥湯

誥玉海又謂大傳篇目有論誥凡此皆古時所有大傳何不合并計之而稱八誥邪不稱八誥而稱五誥者據

述四

矣

伏書所有者言之耳六誓亦然也且大傳又曰堯典可以觀美咎繇謨可以觀治禹貢可以觀事洪範可以觀度甫刑可以觀誠曾有一篇是伏書所無者耶又案大傳六誓云云書古文訓及困學紀聞皆引作孔子曰今案大傳敘述篇名託稱孔子者如太平御覽引大傳孔子曰吾於高宗彤日見德之有報之疾也儀禮經傳通解續引大傳孔子曰吾於雒誥也見周公之德允明于上下勤施四友皆在伏生二十九篇之內六誓五誥堯典咎繇謨禹貢洪範甫刑之託稱孔子與此正同其皆為伏生所傳也明矣伏生之徒論述二十九篇往往託諸孔子故論衡正說篇引或董仲舒在景帝時已為博說曰孔子選二十九篇也

士而春秋繁露同類相動篇引尚書傳曰周將興之時

有大赤烏銜穀而集王屋之上武王喜諸大夫皆喜周

公曰茂哉茂哉天之見此以勸之也恐恃之則尚書大

傳之作又在景帝以前下距武帝末年甚遠民間猶未

獻大誓也而其書已舉大誓赤鳥之事而釋之矣則大誓一篇爲伏生所本而非民間所獻甚明其證十也

漢書終軍白麟奇木對奏於武帝卽位之十八年奏上改元

爲元司馬相如封禪書奏於二十三年相如元狩五年卒後奏封禪

書皆未至武帝末年民間猶未獻大誓也而白麟奇木

對曰昔武王中流未濟白魚入于王舟俯取以燎羣公

咸曰休哉封禪書曰蓋周躍魚隕杭休之以燎皆與大

傳所引大誓合則皆本於伏生所傳明矣其證十一也

史記周本紀曰武王乃作大誓告于眾庶今殷王紂乃

用其婦人之言自絕于天毀壞其三正離邊其王父母

述四

三

弟乃斷弃其先祖之樂乃爲淫聲用變亂正聲怡說婦

人故今子發維其行天罰勉哉夫子不可再不可三又

曰武王渡河中流白魚躍入王舟中武王俯取以祭既

渡有火自上復于下至于王屋流爲鳥其色赤其聲魄

云索隱曰見大誓又引馬融本鳥作鵬云鵬摯鳥也周

頌思文正義引大誓曰天子發舟舟中流白魚入於王

舟王跪取出涖以燎之至於五日有火自上復於下至

於王屋流之爲鵬其色赤其聲窺與史記略同又引鄭

注曰鵬當爲鴉鴉鳥也蓋馬鄭傳古文尚書作鵬者古

文大誓作鳥者則今文大誓也漢書董仲舒傳春秋繁露同類相動篇及藝文

類聚引尚書中候皆作易則皆用今文也

漢書儒林傳曰司馬遷書載堯典

禹貢洪範微子金縢諸篇多古文說而不及大誓則大

誓用今文說矣

周本紀引牧誓如豺如離亦出今文

子長論述古今至大

初而訖

見自序

作史時未至武帝末平民間猶未獻大誓

也而已詳引今文大誓非伏生所有而何其證十二也

合十二證觀之伏生書之有大誓灼然無可疑者若猶

致疑於伏生之二十九篇則請仍以史記儒林傳求之

傳曰秦時焚書伏生壁藏之其後兵大起流亡漢定伏

生求其書亡數十篇獨得二十九篇卽以教於齊魯之

閒又曰孔氏有古文尚書而安邦以今文讀之因以起

述四

四

其家

句或連下讀誤說見史記雜志

逸書得十餘篇蓋尚書滋多於是

矣案所謂二十九篇者堯典第一皋陶謨第二禹貢第

三甘誓第四湯誓第五盤庚第六高宗彤日第七西伯

戡黎第八微子第九大誓第十牧誓第十一洪範第十

二金縢第十三大誥第十四康誥第十五酒誥第十六

梓材第十七召誥第十八雒誥第十九多士第二十無

逸第二十一君奭第二十二多方第二十三立政第二

十四顧命第二十五棗誓第二十六呂刑第二十七文

侯之命第二十八秦誓第二十九也所謂逸書十餘篇

者舜典第一汨作第二九其第三大禹謨第四棄稷第

五。五子之歌。弟六。允征。弟七。湯誥。弟八。咸有一德。弟九。典寶。弟十。伊訓。弟十一。肆命。弟十二。原命。弟十三。武成。弟十四。旅獒。弟十五。罔命。弟十六。漢書所謂得多十六篇也。若謂二十九篇以序當其一而無大誓。則大誓一篇既不在伏生所得之內。又不在于逸書十六篇之內。子長當更言大誓後得。然後尚書篇數始全。何以無一語及大誓乎。豈非伏生二十九篇大誓已在其中。無煩更言大誓乎。不然。則尚書諸篇。子長皆計其數而獨遺大誓一篇。無是理也。此文義之顯然可見者矣。曰。伏書有大誓。則別錄何以謂武帝末民間獻大誓。與博士使

述四

聖

讀說之傳以教人乎。劉歆又何以言大誓後得乎。曰。此向歆傳聞之譌也。伏生書本有大誓。民間縱有獻者。亦與之同。猶周官本有大司樂。漢文帝時樂人竇公又獻大司樂章與周官同。伏生張生歐陽生。讀而說之也久矣。何待民間獻之而始傳以教人乎。史記儒林傳。伏生求其書得二十九篇。即以教於齊魯之間。又安得以爲後得乎。且依後得之說。則前此諸儒皆應不見大誓。何以董仲舒對策已引大誓。而歐陽生張生之徒論述伏生之書。又屢言大誓乎。竊以爲向歆之言失事實矣。曰。向歆前漢之通儒也。其言尚不足信乎。曰。魯恭王壞孔子宅得古文尚書。當在景帝時。見閻氏尚書古文疏證。而歆以爲武帝末

移讓大常
博士書

孔安邦早卒未嘗至天漢時亦見疏證而歆以爲

天漢之後安邦獻古文尚書皆非事實學者亦將從而信之乎大抵考古當論時代向歆在宣元成哀之世去伏生傳經時已遠故傳聞或譌若歐陽生張生親受業於伏生者其可信遠過於向歆學者據大傳以正向歆之失可也自向歆誤言後得而馬融王肅諸儒竝承其誤咸謂大誓可疑其後偽孔乃臆撰大誓以易之而伏生之大誓竟由此亡矣考據之不審其流弊乃至於是哀哉曰大誓後得之說古今皆信從之子何獨棄而不用乎曰馬王諸儒誠信從之矣而班孟堅則未見信從

述四

望

也何也民間獻大誓及大誓後得之說孟堅知之久矣假令其說可信則爲今文尚書篇數增減之關鍵作史者必當詳敘其事而後免於闕略乃漢書儒林傳曰伏生求其書獨得二十九篇又曰孔氏有古文尚書孔安邦以今文字讀之逸書得十餘篇又曰東萊臧霸分析合二十九篇以爲數十又采左氏傳書敘爲作首尾凡百二篇而於大誓之後得獨無一語及之藝文志本於劉歆七略宜載歆大誓後得之說矣而志曰書之所起遠矣至孔子篡焉凡百篇而爲之序秦燔書禁學伏生獨壁臧之漢興亡失求得二十九篇古文尚書者出孔

子壁中。孔安邦悉得其書。以考二十九篇。得多十六篇。亦無大誓後得之語。縱使孟堅闕略。亦不至如此之甚。

豈非以伏生本有大誓。無待後人補益。是以置而不言。

乎。蓋史記伏生求得二十九篇。已明著經文之篇數。劉

向二十九篇之數。同於史記。見尚書正義。則伏生本經已有

大誓矣。而又以為大誓獻自民間。其說自相抵牾。論衡

篇氏生年老。鼯錯從之。學時適得二十餘篇。伏生外矣。故二十九篇獨見。七十一篇遺脫。此謂二十九篇傳自

伏生也。而又曰。當宣帝時。河內女子發老屋。得逸易禮

尚書各一篇。奏之宣帝。帝下示博士。然後易禮尚書各益

一篇。而尚書二十九篇始定。則又謂二十九篇中有一

篇後得。與前說自相抵牾。其說與向歆同。以史記儒林

傳考之。則前說至班固作儒林傳。甄文志。則以史記二

是而後說非也。

述四

聖

十九篇之文為宗。而不錄大誓後得之說。然後伏生經

文之篇數。不為異說所殺。其識過向歆遠矣。後之學者

乃於孟堅所不信之說。奉為不刊之典。而於孟堅所信

者。忽而不察。又從而疑之。不亦慎乎。曰。伏生本書既為

二十九篇。則何以又有今文二十八篇之說乎。曰。二十

八篇之說。見於偽孔叢子。連叢篇孔臧與弟書曰。臧聞

猶何圖。乃及漢書劉歆傳。臣瓚注。瓚曰。當時學者。謂尚

知本有百篇也。顏籀漢書敘例曰。有臣瓚者。莫知氏族。考其時代。亦在晉初。蓋晉人始有是

說。魏晉間。偽古文尚書已出。以偽作之大誓為增多伏

生之篇。而擯伏生之大誓。而不數。故但云今文二十八

篇也。若夫史記漢書則皆言二十九篇無言二十八篇

者皆并大誓計之無除大誓計之者。史記儒林傳言二十九篇者一儒林傳

藝文志言經二十九卷者一言二十九篇者二儒林傳言二十九篇者二皆伏生本書有大誓者也論衡正說

篇引說尚書者曰秦燔詩書遺在者二十九篇又曰傳者或知尚書為秦所燬而謂二十九篇其遺脫不燒者

也又曰或說尚書二十九篇者法斗四七宿也四七二十八宿其一曰斗矣故有法也引或說曰孔子更選二十九篇獨有法也是漢時言今文尚書者

皆以為二十九篇而贊注劉歆傳乃曰當時學者謂尚書唯有二十八篇非也且所謂其一曰斗者非指大誓

所謂四七二十八篇者亦非除大誓計之也特分言法宿法斗以合成二十九篇之數耳孔叢子陽襲其說而

陰違其意輒除大誓計之而稱二十八篇取象二十八宿則不此之信而信後人之妄談可乎曰伏生今文有

序乎曰有漢書儒林傳曰臧霸分析合二十九篇以為

數十又采左氏傳書序為作首尾霸所分析者伏生二

十九篇則所采之序亦伏書所有矣白虎通義誅伐篇

引尚書序曰武王伐紂太平御覽三百四引有序字今脫白虎通義所

引尚書皆今文則序亦今文序也閻氏疏證曰伏生時猶未得序非也

今文有序則史記儒林傳曷為不并序數之乎曰傳所

論者尚書百篇之存亡序非經文無由及之也假如伏

生經文實得二十八篇則子長但云伏生求得二十八

篇可矣何為以序益之乎法言問神篇昔之說書者序

以百謂編次為百篇司馬光注序謂篇之次第不聞并序計之而云

序以百一也桓譚新論曰古文尚書舊有五十八篇不

述四

聞并序而云五十九篇也。藝文志曰：孔氏得古文以考二十九篇，不聞并序而云三十篇也。諸言尚書篇數者，皆不計序。而獨史記儒林傳之二十九篇，以序當其一。有是理乎？且傳之屬辭，上下相承，云求其書亡數十篇，謂經文也，則獨得二十九篇，亦謂經文矣。奈何以序當其一乎？論衡正說篇曰：傳者或知尚書爲秦所燬，而謂二十九篇其遺脫不燒者也。審若此言，尚書二十九篇火之餘也。七十一篇爲炭灰，二十九篇獨遺邪？夫伏生年老，鼂錯從之學時，適得二十餘篇，伏生外矣。故二十九篇獨見。七十一篇遺脫。以上論衡曰：七十一篇遺脫，猶此

述四

聖

云亡數十篇也。曰二十九篇獨見，猶此云獨得二十九篇也。合之則百篇矣。豈有言百篇之存亡，而雜以百篇以外之序者乎？曰：今文有序，則著錄家當以一篇一卷處之。藝文志尚書經二十九卷，大小夏侯二家，若皆以經文計卷，則將置序於何所乎？況又有歐陽經三十二卷，豈皆計經而不計序乎？曰：詩書之有序，或別爲一卷，或分冠篇首。志云：詩經二十八卷，魯齊韓三家，魯齊二家之序，今不可考。韓詩序，則唐書藝文志曰：韓詩卜商序。韓嬰注二十二卷，而漢志以爲二十八卷，此蓋以十五國風爲十五卷，小雅七十四篇爲七卷，大雅三十一

篇爲三卷三頌爲三卷合爲二十八卷而以序分冠篇

首者也後漢書周磐傳注引韓詩曰汝墳辭家也其卒章曰魴魚鱗尾王室如燬雖則如燬父母孔邇

陽震傳注引韓詩曰蝦蟆刺奔女也蝦蟆在東莫之暇指太平御覽引韓詩曰黍離伯封作也彼黍離離彼稷

之苗皆以序與經連引蓋韓詩序冠篇首也藝文類聚引詩曰夫移燕兄弟也閔管蔡之失道也夫移之華亭

不焯焯凡今之人莫如兄弟蓋亦韓詩也序與經連引亦序冠篇首故也志又曰毛詩二十

九卷此蓋以序別爲一卷次於二十八卷之後者也毛詩

卷弟一正義曰藝文志云毛詩經二十九卷毛詩故訓傳三十卷是毛爲詁訓與經別也其毛詩經二十九卷

不知併何卷也案當以周頌三十一篇併爲一卷而以序別爲一卷則二十九卷矣周頌每篇一章較國風小

大雅魯商頌諸篇章句最少故併爲一卷也小雅南陔白華華黍序曰有其義而亡其辭箋曰其義則與眾篇

之義合編至毛公爲詁訓傳乃分眾篇之義各置於其篇端然則詁訓傳始以序置篇首若毛詩本經則以諸

篇之序合編爲一卷明矣桓譚新論曰古文尚書舊有四十五卷藝文志則曰四十六卷此以序別爲一卷次於四十五卷

之後者也說見上志又曰經二十九卷大小夏侯二家此經文二十九篇篇各爲卷而以序分冠卷首者也志又

曰歐陽經三十二卷二當爲三謂於二十九篇中三分盤庚及大誓而爲三十三篇篇各爲卷而以序分冠卷

首者也太平御覽引尚書大傳曰成王在豐欲宅雒邑使召公先相宅六日乙未王朝步自周則至于豐惟大

保先周公相宅案成王在豐以下三句召誥序也六日乙未以下四句則召誥經文也而大傳連舉其文不復

乙未以下四句則召誥經文也而大傳連舉其文不復

乙未以下四句則召誥經文也而大傳連舉其文不復

乙未以下四句則召誥經文也而大傳連舉其文不復

乙未以下四句則召誥經文也而大傳連舉其文不復

乙未以下四句則召誥經文也而大傳連舉其文不復

乙未以下四句則召誥經文也而大傳連舉其文不復

乙未以下四句則召誥經文也而大傳連舉其文不復

乙未以下四句則召誥經文也而大傳連舉其文不復

乙未以下四句則召誥經文也而大傳連舉其文不復

述四

分析此今文書序分冠篇首之明證。既以分冠篇首。則不自爲篇卷。此所以有序而不數也。今文有序。不在篇卷之列。而謂伏生二十九篇序當其一。可乎。要而論之。信大誓後得之說。則必謂伏生本無大誓。信伏生求得二十九篇之說。則漢初已得大誓。而後得爲傳聞之譏。夫綴學之士。所聞異辭。而古人與稽。必從其朔。與其信後出之別錄。不如信在先之史記矣。知此者。其唯班固乎。孔子穎達。朱氏彝尊。不知辨大誓後得之說。而反疑伏生之二十九篇無大誓。尚書序正義曰。案史記。秦時書得二十九篇。則伏生壁內得二十九篇也。又曰。伏生二十九卷。而序在外。虞書正義曰。案伏生所傳三十四篇者。謂之今文。則夏侯勝。夏侯建。歐陽和伯等三家所傳。及後漢末。蔡邕所勒石經是也。三十四篇。卽二十九篇也。月令正義曰。晁錯所受伏生二十九篇。夏侯歐陽所傳者。謂之今文。尚書是。孔氏亦知伏生所傳。卽是二十九篇。而非二十八篇矣。乃其釋書序大誓。則又惑於大誓後得。及孔叢二十八篇之說。而云大誓非伏生所傳。漢初惟有二十八篇。無大誓。或以爲民間所得。入於蓋於舊說之是非。未能決定耳。伏生所傳內。或欲以序當其一篇。所謂大道以多岐。凶

近四

畢

羊者也不揣樁昧竊爲按討遺文而剖別之如此後有通人糾而正之。

附某孝廉書

鄙意謂書今古文之異。卽在大誓一篇。前與恭甫書已言之。頗自喜其說。昨已呈政矣。尋繹尊者謂今文廿九

篇有大誓而無序而以向歆父子大誓後得之說爲傳
間之誤謹案藝文志云劉向校經傳諸子詩賦又言每
一書已向輒條其篇目撮其指意錄而奏之則子政雖
不傳尚書學而其篇目必素所究審藝文志以大小夏
侯經二十九卷爲大文歐陽經三十二卷爲旁注此七
略之舊明著二十九卷爲伏生傳授之元本三十二卷

爲歐陽以古文大誓三篇錄入也引之案今文大誓流爲鳥書說以爲孝鳥

古文大誓鳥作鵬馬融以爲摯鳥則大誓有今古文之
殊假如歐陽以古文大誓錄入伏生書內則其字亦當
作鵬何以又有作鳥之本則今文自有大誓非從古文
錄入可知夫古文今文師傳絕異各有篇章不相移易
若謂歐陽錄古文大誓以補伏書之闕則古文逸書更
有十六篇爲伏書所無歐陽何不悉錄以補之乎且藝

述四

哭

文志曰孔安邦得古文以考二十九篇得多十六篇謂
十六篇爲今文所無二十九篇則古今文皆有之也若
大誓亦伏書所無則伏書但有二十八篇考書多於伏
書者又加一篇而爲二十七篇志何云以考二十八篇
得多十七篇乎志又曰孔安邦獻古文尚書遭巫蠱事
未列于學官此謂古文四十五篇皆未列學官也若歐
陽取古文大誓入于已立學官之伏生書內則古文大
誓列于學官矣其未列學官者但有四十四篇班氏何
以不加分析而總謂之未列學官乎反復求之始不可
通孝廉與陳恭甫編脩書謂歐陽生之子以兒寬所受
於孔安邦之古文大誓錄入尚書案孔安邦爲武帝博
士時古文尚書未立於學官其所謂博士乃今文尚書
博士也兒寬受業於孔安邦亦但受今文之說求嘗受
古文也史記儒林傳伏生求其書得二十九篇即以教
於齊魯之間學者由是頗能言尚書伏生教濟南張生
及歐陽生歐陽生教于乘兒寬兒寬既通尚書詣博士
受業受業孔安邦自此之後魯周霸孔安邦雜陽賈嘉
頗能言尚書事此皆謂今文之學也下云孔氏有古文
尚書而安邦以今文讀之因以起其家逸書得十餘篇
乃謂古文之學耳然則孔安邦所以授兒寬者仍是今

文之說而非古文。按漢書儒林傳敘古文尚書之學。但云孔安邦授都尉朝司馬遷亦從安邦問而不及兒寬則寬非傳古文者明甚。歐陽生之子。載文志又言劉向何由而得古文大誓於兒寬之手乎。豈文志又言劉向

以中古文校歐陽大小夏侯經文。則三家篇第孰多孰

少孰存孰佚皆以目驗不得有傳聞之誤。況別錄云民

閒獻大誓。卽指壞壁得書。案別錄所謂民間獻大誓者

得書共五十八篇而大誓在其內二者多寡相懸不得

合爲一事且壞宅得書者魯共王非民間也劉歆傳曰

大誓後得博士集而讀之下乃云及魯恭王壞孔子宅

得古文於壞壁之中則歆所謂後得之大誓非由孔壁

出矣若因別錄民間得大誓於壁內之語遂以壁

爲孔壁則伏生書出於屋壁亦將以爲孔壁乎云博

士讀說之卽指歐陽博士與篇第時事靡不符合若論

衡宣帝時得大誓正是傳聞之誤耳唯漢書儒林傳言

張霸分析合二十九篇以爲數十又采左氏傳書序爲

作首尾別數書序則廿九篇有大誓此班固在東漢時

大誓已非全文故總爲一篇以合於廿八篇也

案傳云析合二十九篇則霸以前已爲二十九篇矣分析二十

九篇承上文伏生求得二十九篇言之豈得講班固總

爲一篇以合於尚書正義亦云伏生二十九篇而序在

外釋文序錄云大誓一篇與伏生所誦合三十篇皆以

大誓爲一篇不與向歆所校本同矣玉海引鄭康成尚

書大傳序云生沒後數子各論所聞以己意彌縫其闕

別作章句又特撰大義因經屬指名之曰傳則大傳之

述四

異

其闕是已。案闕謂聲音之謬先後之差篆隸之失非謂有闕篇也玉海所引大傳序顯然可考不得

率六誓觀義之文又何必非後人所簞乎史記孔子世家言贊易序書藝文志又言書之起遠矣至孔子纂爰

上斷於堯下訖嬴秦凡百篇而為之序孔子作書序言

之者鑿鑿非毛詩序可比毛詩序乃毛氏一家之序齊

魯韓則別有序序與傳一人之作故不為序作傳而書

序則必不然如書序云遂踐奄作成王政音義引大傳

云踐藉也詩豳風正義亦引書傳云遂踐奄踐之者藉

之也此傳釋序踐奄之文也。案尚書大傳討論大義時有引序而釋之者然非逐

句為之作注如章句解故也亦非有一篇一卷專釋序者也序又云周公在豐將沒

欲葬成周公薨成王葬之于畢告周公作亳姑尚書大

傳亦有周公葬畢之文此釋亳姑序也大傳既釋序則

藝文志大小夏侯章句各二十九卷大小夏侯解故二

十九篇正并序數之。案臧霸分析二十九篇并大誓計

尚書既立學官之後而云分析二十九篇則所分者即夏侯經之二十九卷矣若夏侯無大誓則有二十八

篇何以云分析二十九篇乎班伯傳小夏侯尚書而漢書敘傳載伯引大誓曰通用婦人之言若夏侯經無大

誓班伯安得而引之乎藝文志言劉向以中古文校歐陽大小夏侯經文酒誥召誥皆脫簡而不言闕大誓則

夏侯有大誓矣經有此篇豈得不為作注此章句之所

以二十九卷解故之所以二十九篇也若再前一篇一

卷釋序則篇卷當有三十何以止於二十九乎篇卷唯

但二十九則但釋經之二十九篇而不及序明矣

云歐陽章句三十一卷似不數序要是脫畫一當作二

述四

況藝文志卷數與大誓後得之言同出於劉向信此而

疑彼未見其然也。案別錄尚書二十九卷同於史記則有大誓矣而又以為民間獻大誓與

前說自相抵牾且非事實故班固作儒林傳藝文志不錄大誓後得之說為其不足信也不然則并序為二十九篇尚少大誓一篇

豈得置而不言乎論衡正說篇云或說尚書二十九

篇者法斗四七宿也四七二十八篇其一曰斗矣故二

十九案此以四七宿當廿八篇以序當斗言序之槩括

廿八篇猶斗之臨制四鄉若大誓不足當斗矣。案論衡

引或說尚書二十九篇者云云而駁之曰案百篇之序闕遺者

七十一篇獨為二十九篇立法如何夫曰百篇之序闕

遺者七十一篇獨為二十九篇立法則法斗四七宿者

經文二十九篇而序不與矣何得以序當斗乎或說其一曰斗非指大誓言之四七二十八篇亦非除大誓計

之特合斗與宿以當二十九篇之數耳不得以大誓不

足當斗為疑論衡又引或說曰孔子夏選二十九篇二十九

篇獨有法也。案此今文家說也曰選二十九篇則為經

序為孔子所作豈得自作之而自選之乎案王仲任在東漢世久見大誓在

尚書中故并數為廿九。案二十九篇獨有法出於或說

二十九篇數大誓而不數序與史記儒林傳合此二十九篇不計序之明證與前斗四七宿

又別為一說自不同也。案二十九篇獨有法即承法斗

四七宿而言不得分以為二昨聞尊怡以今文如般庚顧命康王之誥不分篇何歐

陽錄大誓獨分篇為難案般庚等不分篇此今文之家

法大誓分篇自是古文之家法錄大誓者所以補今文

之闕仍分篇者不設亂今文之真此傳經之大要也。案

述四

垂

之有序。今古文所同。以古文書序而論。大誓三篇。固爲大誓。可分者未嘗不可合。故藝文志言孔氏得古文。以考二十九篇。得多十六篇。則以般庚三篇。大誓三篇。九共九篇。各合爲一篇。卽合大誓三篇爲一。亦不肯古文家法。以今文書序而論。般庚亦是三篇。可合者未嘗不可分。故漢石經殘字。般庚中篇之未建。乃家下。下篇之首。般字上空一字。此今文般庚分上中下之明證。卽分般庚爲三篇。亦不肯今文家法。若於般庚則合爲一。於大誓則分爲三。前後自相刺謬。則無是理也。況大誓爲伏生本經所有。歐陽但傳伏生之學。又何古文家法之有。竊謂孔子序書以存百篇之號。錄廿八篇。可以明剛

書之旨。故大傳引孔子曰。六誓可以觀義。五誥可以觀仁。甫刑可以觀戒。洪範可以觀度。禹貢可以觀事。皋陶謨可以觀治。堯典可以觀美。皆就廿八篇之文。餘夏不及。自注曰。六誓。疑當作五誓。歐陽家改爲六。案徧考諸書。無謂歐陽家改大傳者。不得謂歐陽家改五爲六。

述四

五

大傳明稱六誓。則合大誓爲二十九篇矣。不得云二十八篇。大傳記孔子之言。卽七十子所傳之大義。知治尚書者。可無待於外矣。反覆來說。欲附和而有不設附和者。豈私心蔽固。不能及此乎。意君子之論。或有所詭乎。臨紙疑懼。俟教。不宣。

經義述聞弟四

